

大學畢業後又過了三年。

老實說並沒有想到實習一年結束後，自己會繼續留下來多待兩年，直到前些日子領著他的老師告訴他，剩下的技術必須由他自己學習，他才想起了那幾乎每日在夜幕低垂的窗邊，和他一起點著桌燈聊著天的聲音。

嗯，回去吧。

他點開了網頁，訂下了回國的機票，接著在那不太響起的通訊軟體上簡單的打上了抵達時間。他並不期待有誰會來接機，或是回覆他的訊息，加上又是這麼突然的決定，他也只是打算告知大家這件事而已。

沒想到，在處理完部分事項後再次拿起手機，上面已經顯示著聚餐的時間地點，只差他的一句確定。

「哈哈，這群人的動作還真是越來越快了啊。」
和平時一樣坐在夜幕低垂的窗邊，點著桌燈，滑著對話群組裡那令人熟悉的對話模式，接著如往常一樣撥通了視訊電話。

「旭禮，我看到了喔，大家動作也太快了吧，明明是下個月之後的事。」
忍不住笑意的說著，邊在行事曆上的某個日子用紅筆畫了個圈，並寫上了時間地點。

「啊、是呢，感覺過了這麼久學長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笑語中蘊含著幾分期待，在海面飄忽不定的心似乎也默默的在此刻找到了陸地的方向。

而幾週過去，在那用著紅色墨水圈起的日子，眾人也不負期待的在美酒與美食之間補齊了這些日子以來缺少的光陰故事。

血液裡的酒精和心裡的思念交互作用成飄忽不定的意識，暖冬的冷風撫過有些發熱的臉頰，帶來的是有些熟悉的味道。

夜晚的街道、冷冽的空氣、餐館的黃光……他已經習慣了下著雪的冬日，不會下雪的國家果然很溫暖。

—

或許是這歡快的氛圍讓時間雀躍地加快了腳步，袁旭禮總覺得自己明明才剛坐下，卻一眨眼就到了解散的時間。大家的聲音都跟以前一樣溫暖與懷念，期待已久的聚會以及許久不見的好友讓他有些鼻酸。

雖然有些心軟，但他還是跟往常一樣忍不住碎念，不斷往大家的酒杯裡加入冰塊甚至是水來沖淡酒精的濃度。

在場可不是所有人都是好酒量，不願喝酒的袁旭禮也不知道現場到底有多少人在酒醉過後還能保持正常理智。手機始終開著叫車系統的介面，直到確認每個喝酒的人都不會自行駕駛之後才收起掏出車鑰匙走出店外。

入夜後的街道有些轉涼，還在思考是否要披上自己帶在身上的薄外套，站在不遠處的熟悉身影便印入眼簾。

「逸臣？」他記得這剛從美國回來的友人今天是走路來的，而且也不是很會喝酒，才兩杯下肚就能明顯觀察出醉酒的跡象。只是因為許久不見，學長們都沒有要放跑他的意思，他也就不好意思開口阻止。

只不過在這段放肆之下，不用想也能知道這個人絕對無法好好走回住處。

「逸臣，身體還好嗎？有沒有請人來載你或是叫車？還是我送你回去？」

—

在掛斷電話的瞬間，耳邊響起了另一道熟悉的聲音。

沒有混著電子雜音，也沒有訊號干擾的清晰，讓握著手機的他有些發愣，朝著聲音的方向望去，那道熟悉的身影就站在自己面前，周圍沒有邊框的束縛，毫無雜訊的，清晰的站在自己面前。

「旭禮……」他拉下了自己身上的圍巾，幫對方圍上。

「雖然沒有下雪，但還是很冷的喔。」確認圍巾好好的繞在對方肩頸上後，順著垂墜的毛線往下拉住了那溫暖的手，放進了自己的外套口袋裡。

「我這麼想你……可不能讓你感冒了。」

街燈閃過金色的鏡框邊緣，讓人有些恍惚，燈光映著黑色的髮絲閃耀著光芒，看著這副光景讓他有些忍不住的傻笑著，要是能拍下來就好了。

—

「我並沒有這麼……算了。」既然圍巾已經圍上來了，他也不好再多做拒絕，而且喝醉的人很容易會有溝通困難的問題。

直到手被牽起放進口袋，高中校慶時的回憶迅速從腦海深處浮上。那時候的自己雖然錯愕卻止不住泛紅的臉，然而隨著年紀增長，現在的他只是笑著將手抽了回來。

「我知道，我也很想你。」他確實很想對方，事實上今天這些好久不見的朋友們他全都很想念。

他知道眼前的人醉了，而且還醉得不輕。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很高興對方這麼說，畢竟能被別人放在心裡思念的感覺總是好的。

「不過我可沒有這麼容易感冒……倒是你的手很冷，怎麼能就這樣把圍巾給我呢？」他輕輕搓揉著那雙微涼的手，最後再稍微使力拍了一下，希望能讓對方清醒點。

比起自己，果然還是對方更需要圍巾的保暖吧？

他在心裡這麼想著，將手伸向了脖子上的圍巾。

—

他在對方的手取下圍巾前，率先張手抱住了對方，打斷了接下來的動作。

忍不住往那被冷風吹的有些微涼，卻還是比自己來的溫暖的臉頰蹭了下，能夠擁抱的實感和混著些許自己氣息的味道，有些讓人心醉。

「嗯？沒事，我已經很習慣下雪的冬天了……台灣的冬天才不算什麼呢。」好想要更多的，將自己的味道混合進去。

鬆手後他將身上的外套脫下，輕輕的為對方披上，接著滿意的笑了笑。

「旭禮，我……真的好喜歡你。」他的手撫過了對方耳邊閃著光芒的髮絲，輕輕的勾出幾縷被圍巾壓住的光線，他看著自己親手完成的傑作，輕抬起對方的下顎，朝著那漂亮的唇形落款收尾。

—

原來逸臣喝醉後是這麼會撒嬌的個性？

這幾年來不管是在同學還是患者身上，他看過不少人喝醉的窘況。睡的、大哭的、發牢騷的、大吐特吐的。

當然，他也遇過喝醉之後抱著他不放的人——就像現在這樣。

只是比起不認識的人，他對於莊逸臣的接受度相對更高，而且對方不哭不鬧，就像個可愛的孩子一樣。

「有時候就是因為大意才會生病……」碎念的習慣依然沒有忍住，好不容易等到被莊逸臣放開，卻在重新取下圍巾之前又被加上了外套。袁旭禮看著對方單薄的衣著，無奈的笑出聲。

還想說些什麼，卻被對方的告白給打住。直到下顎被抬起，袁旭禮才意識到眼前的人比自己想的還要失控。

「……什麼、逸臣，等——」後續的話還來不及說，微涼的唇就貼了上來。

呃、咦？蛤？

突然的舉動讓袁旭禮的腦袋陷入一片空白，完全無法做出應對。

—

他在吻過對方後，又伸手輕拍了對方的頭頂才收回了手站回原位。

「莊逸臣——！！」與逸臣樣貌有些相似的女性，在離開駕駛座甩上車門的同時朝著兩人的方向喊去。

「嗯？姊你來啦？」原本還想說些什麼的逸臣，卻被身後一聲連名帶姓的吼聲拉開了注意力。

「三年沒回家，一回來就又給我製造麻煩你個醉鬼。」雖是這麼說著，但還是靠著相較起來嬌小不少的身軀扶住了自家的麻煩鬼，正想著這人怎麼外套跟圍巾都沒穿戴好，就看到一旁被自家弟弟的衣物包得嚴實的黑髮帥哥。

啊？什麼情況？

喔.....等等.....

她看向了自家弟弟傻呼呼的笑臉，再看了看一臉錯愕的對方，突然意識到當下可能的情況後忍不住笑了出來。

「欸醉鬼你又亂撩人？明天就不要後悔還是把人家忘光了啊。」

雖是有些調侃的語調，但她還是先把自己身上的粉色圍巾繞在弟弟身上，把人塞進後座後才又重新對上那個被包裹嚴實的對方。

「不好意思麻煩你照顧我們家這個笨蛋了，明明不能喝還喝成這樣，大概是跟朋友們相聚太開心了吧。」她帶著有些不好意思的微笑，朝人稍稍欠身示意，在關上車門前又像是想到什麼般補上一句。

「他的外套跟圍巾你之後再跟他約吧，不然就丟了吧，嗯，丟了。」朝著後座的醉鬼喊了兩聲叫他安靜後，在駕車駛離前也不忘再次提醒對方早點回家。

真的是傻呼呼的，一點長進都沒有。

無奈的笑下後，才轉動了鑰匙發動引擎離開。

—

對方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其實袁旭禮全都沒聽進去，只能傻愣地看著莊逸臣被塞進車裡，而車尾燈逐漸消失在視線中。

他是不是醉到認錯人了？但他口中喊的確實是自己的名字。

這是他的胡言亂語，還是真心話？

袁旭禮的心裡還有些混亂，但他依然故作鎮定地穿上來不及歸還的外套，在許多人的注目下邁開腳步走到自己的車子旁，開門上車。

今天天氣微涼，他的臉卻很熱，就像高中校慶後的那一天。

開著車經過一個又一個交通號誌，袁旭禮腦袋有些打結，他想要思考，卻一直卡在同個地方。

那份喜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又藏了多久？他怎麼都沒有發現？

明明經常通電話的，明明一直透過視訊看著他的臉的。

停車熄火，下車關門。袁旭禮放空心思的憑著本能回到住處。脫下外套與圍巾，走進浴室卸妝洗臉，望著鏡子裡的自己，目光落到了雙唇上。

說起來，他對於自己被吻跟被告白的的事情雖然很驚訝，卻直到現在也沒有厭惡的感覺。

用指腹輕觸唇瓣，袁旭禮走出浴室躺到床上。

莊逸臣的吻啊.....有點軟，有點溫柔。
想起方才的畫面，臉上的熱度又高了起來。

再多想想吧，袁旭禮，在對方向你尋求答覆前，再多想想吧。

冬日的暖陽透過窗戶，照射在有些凌亂的床單上，映在有些帶綠的棕髮上，顯得那有些亂翹的髮尾似乎更加的翠綠些。

一早醒來強烈的頭痛和噁心感，彷彿正在為昨晚過多的歡愉贖罪，翻了個身抓起一旁的手機，下意識的滑至那早已習慣的聯絡人位置，撥通電話。

「.....旭禮，我要死了。」
邊說邊閉起眼遮住那些穿過窗戶的陽光，昨晚睡前沒拉上窗簾嗎？嗯？外套是不是給誰帶回去了？

「還有那個.....我的外套.....在你那嗎？」聲音慵懶之中又帶點細碎的呻吟，還有翻身時布料摩擦的聲響，靠著話筒的聲音很近，近到彷彿每一個呼吸都降落在耳邊。

—

看著掛在牆上的外套跟圍巾，袁旭禮沉默許久。
由莊逸臣親手披上的外套；由莊逸臣親口說出的疑問。證明了黑夜的記憶在對方腦中早已消失無幾。

「.....對，在我這裡。我等等拿解宿醉的東西過去順便還你外套吧。以後不要喝這麼醉，這樣很危險。」
說完之後便掛上了電話，袁旭禮漫步走到窗邊吹著風，試圖讓臉上的熱度下降。

「.....虧我昨天還認真想過我是不是也喜歡你.....」

—

掛斷電話後又要賴般的抓著枕頭蹭了下，從旭禮家過來要多久時間，說起來他的地址有換過嗎？

.....我回國前到底錯過了多少？

拖著有些倦怠的身子到浴室裡稍微冷靜下，宿醉帶來的焦慮感容易讓人胡思亂想，吹乾頭髮套上乾淨的上衣，正巧門鈴聲也跟著響起。

大概是宿醉的緣故，總覺得門鈴聲有些擾人，打開了那除了熟人外基本不開放的大門，沒戴著眼鏡的逸臣在開了門後稍微眯起眼確認了來人，才拉過對方提著袋子的手引人進入客廳。

「旭禮，謝謝你.....」

—

「謝什麼呢？是我昨天因為太懷念了，就捨不得阻止你們喝酒。」想起昨天大家相聚聊天的畫面，袁旭禮就忍不住笑了笑，接著把塑膠袋放到桌上，「先把這喝了，我還有買吃的，你肯定是一醒來就打給我，然後什麼都沒吃吧。」

把東西一一放好之後，才把另一手拿著的紙袋也放到桌上，「喏、你的圍巾跟外套我也帶來了。」

—

「你果然很懂我.....」將大門重新上鎖後，癱坐回客廳的沙發上，轉開解酒液的蓋子，希望這個味道微妙的液體能好好帶走這些懲罰般的痛苦。

將空瓶放置一邊，又往沙發靠背上多懶了下，不擅長起床這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過，儘管經過了吹風機的暖風和沐浴乳的香氛洗禮，總覺得內心深處那份焦慮感仍沒有消退。

「喏、你的圍巾跟外套我也帶來了。」
「謝啦……」

看著放到自己面前的紙袋，想了想昨晚後來到底還發生了什麼事？
抬手稍微將與平時不同，沒整理過的前髮往後梳了下，望著自家天花板和從窗戶照進，映在白色油漆上的光暈。

昨晚很冷，我把外套和圍巾借給了他，然後……我說了什麼？無聲的畫面在腦袋裡一次次上演。

說了什麼呢……想不起來……

「……我昨天說了什麼呢？」隨著思考，不自覺的呢喃從唇邊溢出。

—

「……說了很多不是嗎？你跟大家聊了很多，還說你人在國外一直很想大家。」收拾空瓶的手瞬間頓了一下，袁旭禮故作鎮定的將空瓶丟進垃圾桶，隨手拿起瓶裝水遞過去，「拿去，喝酒過後身體會缺水，多補充水分宿醉也會退的快。」

他沒有把昨晚的事情講出來，只是含糊帶過。
記不住就算了吧，或許昨晚的事對莊逸臣來說，可能也不是什麼特別刻骨銘心到即便在醉酒過後依然會記得的程度。

微涼的手，帶著愛意的擁抱，混著酒味的吻。

——他是不是也該忘掉比較好呢？

—

「嗯……很想。」
白漆上的光暈在那人向自己靠近時，晃起了些許波動，接過瓶裝水時觸及的溫度，讓人捨不得放手。

夜晚的街道，冷冽的空氣，餐館的黃光，輪胎滾過柏油路的聲音，還有一——那句從自己嘴邊說出的想你。

昨夜記憶似乎正跟著解酒液的作用一起慢慢的回歸，但應該不只這些，應該還有些什麼，心底的那份焦慮感還是沒有緩解。

拉過瓶裝水的手順勢將對方拉進沙發裡，還有些發疼的腦袋往對方肩上躺去，閉上眼輕靠在對方的髮絲之中。

昨晚很冷，我把外套借給了他……昨晚應該要很冷的。

—

這個人一直都這麼強硬呢。
不管是高中時牽住他的手，還是昨晚的告白，甚至是現在的情況。

莊逸臣的身上滿是剛洗過澡的香味，讓袁旭禮的心跳不禁加快。
不過沒事，還撐得住，臉上也不會露出破綻。只要全部藏在深處就好，不讓任何人知道就好。

即便如此，他還是心虛的將原本勾到耳後的頭髮放了下來，因為那是他最容易泛紅的地方。

「還是很不舒服？看來是我們昨晚給你的愛還不夠治癒你？」他故作鎮定的笑著，伸手輕撫莊逸臣的髮絲，
「你再回床上睡一下吧，想不起來的事情就不用想了。」

—

「因為我很貪心呢。」

或許是那輕撫著髮絲的手，讓他更加肆無忌憚的往旁人的腰攬去，埋首於肩頸之中。

房內的裝潢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空曠，旅外幾年帶回的也只有角落一只26吋的行李箱，連海關鎖都還牢牢的掛在上頭，但現在的他卻只貪於沙發上的溫度。

好溫暖.....要是現在放開了話，他會離開的吧？

冬天很冷，體溫偏低的他就算穿著再暖的外套，寒風之下指尖仍會感到些許冰冷，此刻的溫度彷彿在提醒他昨夜裡的溫暖並不全來自於酒精，心底的焦慮感似乎也隨著一次次的呼吸逐漸平息。

「再待一下吧，旭禮。」那隨著呼吸透出的，是有些任性的嗓音。

—

嘆了一口長氣，袁旭禮開始確定對方是真的對自己抱有感情，不是一時酒醉造成的衝動。

但是告白完就忘記是什麼道理？

袁旭禮並不否認他是有點生氣的，但是他也不忍心看對方這麼煩惱。

「.....莊逸臣。」他壓低聲音拉開腰上的手，旋身面對眼前的人，「原諒我。」

下一秒，他朝對方臉上直接揮出一拳。

他實在沒那個恥力講出昨天的事情，更不用說他還在生氣，用拳頭給對方一點衝擊療法應該是不錯的選擇.....吧？

—

「.....莊逸臣。」

「嗯？」

「原諒我。」

溫熱的液體滴落在白淨的上衣和潔白的沙發上，隨著布料纖維泛起點點紅暈。

發生什麼事了？果然那麼做還是太超過了嗎？

右手反射性的摀住還在滲血的鼻子，原本還窩在沙發同側的兩人，現在卻各佔住一角。感受不到原本還因宿醉發疼的腦殼，倦怠感和任性也消失在凝結的空氣裡。

「抱、抱歉？」

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麼狀況，但看著對方那好像有些生氣的模樣，直覺的選擇道歉。

—

「你不用抱歉，我只是在想，這樣做能不能讓你想起些什麼，不然看你很苦惱的樣子。」

一時沒有控制好力氣，看到對方不小心被自己打到流鼻血的樣子，袁旭禮是有些訝異的。

原本心裡的悶氣也因為這樣消了大半，拿起平常塞在口袋的手帕湊上前替對方擦拭。

「捏著鼻樑，把身體前傾頭壓低，這樣血才會停。抱歉.....我太用力了。不知道沙發能不能清乾淨.....」

—

不知道是痛處的加乘效果，還是看見了對方眼瞳裡反射出的光，腦海裡無聲的畫面突然有了聲音。

夜晚的街道，冷冽的空氣，餐館的黃光，輪胎滾過柏油路的聲音。

我把外套和圍巾借給了他，拉過了他的手放進了口袋裡，我說了想他，說了喜歡，我——

伸手拉住了對方打算為自己擦拭血跡的手，另一手像是思考般的輕碰著自己的唇瓣，此時此刻才真正想起自己昨晚趁著酒勁幹的好事。

「沒關係，不、不是……我是說……」眼神有些慌亂的飄移，心跳彷彿此刻就要衝破胸口，加上今早的一切終於組織起自己現在留著鼻血坐在這裡的原因。

「我是認真的……」整理好思緒，穩定下心跳，再次將視線轉回面前的旭禮。

「我是真的喜歡你，旭禮。」

—

聞言，袁旭禮沉默地看著眼前向自己告白的男性，一股衝動從喉嚨湧上。袁旭禮立刻別過臉摀住了嘴，全身都在顫抖，「……噗、哈哈……」

他止不住地笑，拿著手帕的手卻依然貼了上去擦拭血跡，「哪有人像你這樣掛著鼻血告白的？一下身上都是酒味、一下又帶血的。浪不浪漫我倒是無所謂，至少正常點吧？」

放下手帕，袁旭禮這時才止住笑聲，「我知道了，我答應你就是了。不過在那之前要幫你冰敷，不然被我打腫了怎麼辦？」

說完，袁旭禮逃避似地起身打算往廚房尋找冰塊。

—

逸臣有些傻愣的看著對方邊笑著邊替自己擦去血跡的模樣，窗外透進的陽光不知何時從白色油漆的天花板，降落到那人的身上，光暈和些許落下的髮絲交互閃耀著光芒，他笑起來果然很好看。

『我答應你就是了。』

他只聽到了這句話，和那看似打算逃離他的動作。

忍不住伸手拉住了打算逃離的旭禮，一把將人拉進懷裡，彷彿要是不這麼做這輩子或許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

擁抱著對方的手勾著柔順的髮絲，他想說點什麼，但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這是答應了嗎？還是只是哄哄他罷了？他看著陽光映照在角落的行李箱上，看著行李箱上那尚未解鎖的海關鎖，分不出這些微的熱度是來自被重擊的鼻樑，還是懷裡的人，亦或是窗外的陽光。

他甚至一度懷疑，會不會醒來後發現自己根本還沒上飛機？機票還夾在護照裡？房間裡除了自己以外依然沒有任何人？

—

不說話太尷尬了吧……放開我啊。

維持被抱住的動作，袁旭禮在心裡抗議著。他看了眼莊逸臣的表情，只認為對方可能還在丐一亢，雖然很想安撫，可是現在最重要的是那張被他揍了一拳的臉。

要是這傷太嚴重被人看到的話怎麼辦啊……怎麼解釋？說被告白對象揍一拳那也太可憐了吧？

「呃.....逸臣，我可以掙脫嗎？你現在需要冰敷.....你家有冰塊嗎？」他一邊說，一邊在尚未得到對方同意的情況下輕輕掙扎著。

他其實不太敢跟對方保持這麼近的距離，他現在心臟跳得有點快，雖然照理來說，心跳聲應該是不會被聽見的，但他就是緊張。

.....就算都這年紀了，我也還是有純情的時候啊。

他忍不住在心裡嘲笑自己

—

「冰塊.....製冰盒裡好像還有一些。」

被對方的話語和細微的掙扎拉回了點意識，抱著對方的手稍微鬆開了些，但在對方起身準備往廚房的方向前進時，又下意識的拉住對方的手腕。

「那個.....廚房在這邊。」就像是掩飾著自己不想放手的行徑，他跟著起身拉著旭禮往冰箱的方向走去。

會痛的話，應該就不是夢吧？還是我也該設定個區分夢境與現實的目標物？

他拉開了冰箱門，些微的寒氣撲上有些發熱的臉頰，用沒拉著對方的那隻手，取出了製冰盒和裡面所剩無幾的冰塊。

—

「啊、被你一鬧我都忘了冰塊要用袋子裝，你先把冰塊拿好。」讓對方抓著幾顆冰塊，袁旭禮維持著被對方抓著手腕的姿勢回到客廳。

把冰塊放進塑膠袋裡之後迅速打結，再用沾著血跡的手帕包覆，這才小心翼翼地貼上莊逸臣的臉頰，「你這段時間還有工作嗎？口腔內部有沒有受傷？」

被放開之後，袁旭禮對於莊逸臣的傷勢的擔心立刻就壓過了害羞，心跳的速度也降低了不少。

臉上帶著愧疚的神情，最終還是嘆了口氣。

「對不起，雖然是真的想讓你想起昨天的事情，不過抱著怒氣揍你確實不好。」

—

因為我忘記了，所以讓他生氣了？

冰袋似乎沒有減緩多少熱度，或者說他甚至覺得那所剩無幾的冰塊會被自己的臉頰融化。

「所以你.....很在意？」一句句的對話和問句裡，他只接收到了這部分。

說實話他根本不在意臉上的傷會不會影響到工作，身為攝影師，只需要在鏡頭後好好記錄一切就行了。

「因為我忘記了？」就像是發現了靈感，或是正好追上了完美的窗光，原本還有些迷茫的眼神，此刻認真的朝對方眼裡望去，像那等著隨時按下快門的鏡頭般蓄勢待發。

—

被這麼一問，袁旭禮實在是哭笑不得。他雙手抱胸，忍不住嘴上幾句。

「你出國的這幾年我們幾乎沒見到面，結果你一回國就對我做了什麼？」邊說邊伸出一隻手開始數，「喝醉之後把我包的像粽子、牽了我的手、抱我、幹走我的初吻、跟我告白。」

「結果你隔天起來全部忘光，還打電話要我給你送解酒液，明明想不起來還硬要吃我豆腐。你倒是說說看誰不生氣啊？」

聽起來像是在發牢騷，袁旭禮臉上卻掛著笑，讓這整段話聽上去滿是寵溺。

「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你為何喜歡我，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喜歡了多久。害我花了一整個晚上去釐清我的想法，你是不是該賠我錢啊，時間就是金錢嘛。」

—

聽著對方細數著自己的罪行，這才終於意識到自己到底都做了什麼好事，這麼一看早晨的宿醉根本算不上什麼懲罰，被揍一拳也只是剛好而已。

「好啊我賠你，用時間賠。」聽著那有些寵溺的牢騷，逸臣忍不住對那份歪理露出了點笑。

他將已經化成水的冰袋放置一旁，又一次的攬過對方的腰緊緊抱住，「只是我的時間可能沒你那麼值錢，得花上好多時間呢。」

他想多感受一點對方多體溫，他希望時間能再過的慢一些，直到手機行事曆通知音不識趣的響起，他才想起今天還要份工作要談。

上衣染著血跡，臉上還有些被打的痕跡，手機的提示音不斷的響著，回歸現實的他抓著對方的肩膀開始在出門與不出門間思考糾結。

—

「.....抱歉，真的抱歉。」看著莊逸臣有些狼狽的樣子，袁旭禮用一手摀著臉，說出了不知道第幾次的道歉，「等你忙完回來我再補償你吧，只要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在心裡想著是不是該請對方吃飯補償，接著將視線落到了行李箱上。

「要我幫忙嗎？你如果不介意讓我開你的行李箱，你可以告訴我你需要準備什麼，然後先去換衣服，這樣比較省時間。」

他知道對方在猶豫什麼，不過畢竟還有工作，怎麼樣也得把這個人給請出家門才行。

「.....需要我陪你到工作的地方嗎？反正我今天也休假，可以等你。」

—

「不、沒事，該道歉的是我。」有些留戀的鬆開手，將放置在邊桌旁的金邊眼鏡戴上，並按下行事曆的確認鍵，讓那破壞氣氛的提示音好好閉嘴。

有些懶散的翻開邊桌上的皮質筆記，拖著頁面上的標籤翻到合適的日期月份，前一天的日子還用紅筆畫著圈寫著時間和餐館地址。

在劃除幾項預定事項的瞬間，卻因為身旁的一句話讓平直的刪除線出現折痕。

什麼都可以？

些許糟糕的想法在腦海裡一閃而過，筆尖卻在格線上留下藍灰色的墨點。

「呃、嗯，那麻煩你幫我把筆電從行李夾層裡拿出來吧。」他將筆記蓋上掩飾住那有些不自然的墨痕，用背影掩飾心底的些許愧疚，把自己推進房裡挑選合時的衣裝。

—

點點頭，袁旭禮立刻起身走到行李箱旁蹲下，看著上頭的海關鎖又抬起腦袋詢問，「逸臣，你的行李箱沒開，鎖的密碼是什麼？」

等答案的同時，袁旭禮乾脆直接坐在地板上。

乾淨整潔的房間讓他有點懷念，他的房間也曾經這麼乾淨過，直到他從永明畢業，捨不得丟的東西越來越多。真懷念啊，不知不覺就過了七年多，大家的事業都已經穩定或是正要起步，只有他還每天在醫院裡當個小雜工。

「唸個醫學系怎麼要這麼久.....」小聲低語，他忍不住用指腹輕觸自己的眼下，傳來輕微的粉感，「被他看到可能要嚇到他了。」

—

「密碼嗎？」他在浴室的洗手台鏡子前，抬起頭並將遮擋視線的前髮順好，朝客廳的方向喊去。

「0202——」接著在手腕處灑上些許的木質調。

「嗯？」然而動作卻在扣上左手錶帶的瞬間停了下來。

他想起了現在待在自己行李箱面前的是誰，也想起了上頭的海關鎖設定的數字來自哪裡，好不容易靠著冰敷冷卻下來的臉頰似乎又開始發燙，但卻沒有感到疼痛。

『莊逸臣你是白癡嗎——！』
他在鏡前抬手擋住自己不受控的表情。

『設定了這樣的密碼還讓本人去開啊？』
他朝著鏡中的自己無聲的吶喊著。

—

「蛤？你把筆電放在裡面為什麼還用這麼簡單的密碼啊？」一邊訝異地反問一邊撥弄著鎖上的數字，「這數字有什麼意義嗎？生日？可是我記得你的生日是九月十號吧？這個數字反而是我的……咦？」

在他意識到的瞬間，海關鎖應聲開啟，袁旭禮的臉也隨著開啟的聲音迅速竄紅。

這個人拿他的生日當密碼？這人在國外這麼多年，該不會一直都是用這個密碼吧？那他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想到這裡，袁旭禮也不管自己滿臉通紅，立刻起身快步走到浴室推開門，看著行李箱的主人。

「那個密碼……是我的生日？你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噤聲，微微抬起手讓對方等一下，深吸一口氣後便想轉身離開，「沒什麼……我大概是誤會了……」

—

在背對自己的旭禮踏出腳步前，他率先一步的越過對方把浴室門關上。

「……是生日沒錯。」推上門的右手順著門框往下，撫過對方耳側的髮絲，到達了門鎖。

原先已經平息的焦慮，似乎又開始往心底竄升，喀的一聲，轉動了門鎖。

「所以誤會什麼了？」他的右手仍然沒有離開門鎖。

發熱的臉頰，似乎又開始感到痛，他不知道該不該直面旭禮的臉，更不知道自己現在究竟是怎麼樣的表情。

—

在得到莊逸臣的正面回覆之後，袁旭禮的心跳速度又加快了不少。他反覆地在腦中組織語言，卻好像怎麼湊也湊不通順的句子。

「抱歉……我只是沒想到你真的，而且你出國這麼久……我只是想不透你怎麼……又是什麼時候……」

後面的話全都轉成又長又輕的嘆息，袁旭禮習慣性地單手掩住了臉，耳膜幾乎要被心跳聲震破。

他沒有轉身，也沒有那個膽量轉身。

「真的抱歉……我只是總覺得，好像有點高興，又有點驚訝……這幾個小時內的情報量實在太多了。」

—

是我誤會了。
聽著那一次次的道歉，才察覺到對方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先前轉動門鎖的右手，輕輕勾起對方耳邊的髮絲，露出了那通紅的耳尖。

他輕領著對方的下頷，直到直面那滿是通紅的臉。
浴室的磁磚有些冷，但右手傳來的溫度很熱。

帶著錶的左手拉開對方掩住臉的手，先是試探般的輕啄，接著在舌尖撫過下唇時，撬開了緊閉的雙唇，最後是彷彿奪取所有般的深吻。

這或許是這麼多年來第一次，他因為一句話而失去控制。

—

……咦？
等到袁旭禮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是莊逸臣吻上自己過後的事了，還是他一時忘記呼吸都快沒氣了才反應過來。
袁旭禮一點戀愛經驗都沒有，昨晚的吻還是他的初吻。

而他人生中第二次的接吻卻像是初心者直接打Boss戰那般難度直線攀升。

他印象裡的莊逸臣是個善良又帶著些許傻氣的人，待人處事相當溫柔，也時常為了朋友擔心。

但他完全沒想過對方的吻會充滿了濃濃的佔有慾。

他有點被這樣的反差嚇到了，下意識地掙扎起來。

—

他無視了對方的掙扎，輕領下頷的手指撫過了臉頰，穿過了掛在耳後的黑髮，滑上對方的後頸，更加深入的索求著對方的一切。

有些施壓的將人禁錮在門板上，原先拉著對方手腕的左手，爬上了對方的指間交織著。

冷靜點，就像你擅長的那樣，你一直以來都做得很好的那樣。

他的吻撫過了唇邊，經過了側臉，掠過了耳邊，最後在那人的頸窩留下了淺淡的吻痕。

留戀的在肩頸間輕蹭了下，才鬆手打開上鎖的門離開浴室，保持著些許的距離背對著對方。

衣袖上本該熟悉的香調，在方才的溫度下貌似也變得有些陌生。

保持冷靜，莊逸臣。

雖然耳尖仍紅的發燙，雖然半掩著的表情仍有些不受控制，但至少你冷靜下來了。

—

沒想到掙扎過後反而被咬得更緊，全身的力氣就像是透過這個吻跟相扣的手被奪走似的。唇瓣被放開的瞬間本以為是解脫，然而後續被碰觸的位置卻讓他心中警鈴大作。

「逸臣、等——」耳邊炙熱的氣息跟無聲的索求讓他忍不住縮起身子，但是在他做出防禦姿勢前，唇的觸感已經貼上了他的脖頸，想阻止的話語只能在敏感的反应下轉成有些變調的單音，「啊……」

身體被鬆開後，袁旭禮雖然想撐住身體，卻不如所願地緩緩滑坐在地上。

那是什麼奇怪的聲音？
這個人一直都是這樣的嗎？
他是不是答應了一個危險的告白？

想到這裡，袁旭禮再次用雙手掩住了臉。

—

站在離浴室有些距離的位置，剛換上的白襯衫似乎因剛才的插曲而有些皺折，全身細胞彷彿都隨著加快心跳顫抖著。

掩飾住喘息的手似乎還留著對方的溫度，臉上那帶著精緻邊框的鏡片，似乎也染上了點霧氣。

「抱歉……」簡短的兩字，從有些乾涸的喉嚨擠出，他想起筆記格線上那不自然的藍灰色墨點，和那不自然轉折的刪除線，和不久前閃過的，些許的愧疚感。

只差一點，只差一點理智就會輸給本能。

—

道歉有什麼用！親都親完了！而且已經答應要交往了，這時候發現不對勁也來不及跑了，搞不好想跑還跑不了。

他這是遇人不淑？
不不不，遇人不淑是指女生嫁錯人。他不是女生，莊逸臣也沒這麼糟，至少接吻的時候都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或許是很有經驗了吧。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聽到我說他把我初吻幹走的話啊……對沒有經驗的人好一點行嗎……？』
鬆開摀住臉的雙手，袁旭禮靠著牆仰頭長嘆，空下來的手則擰著風試圖讓臉上的熱度下降。

唉、這人等等還有工作，還是先起來——嗯？

「……莊逸臣。」伸手拉住對方的褲管，袁旭禮頭也不抬的低聲抗議，「……我站不起來了。」

—

隨著一次次的呼吸，終於使心跳和過高的熱度緩和下來。
對方沒有回答，空曠的房裡似乎只剩下機械錶的答答聲，他想著自己是不是搞砸了。
雖然說自己的內心可以說是已經確認了結果，但腦海裡卻搜尋不到對方明確的應答。

再加上剛剛的自己還如此的不受控。

「嗯？」直到他感受到了有人輕扯他的褲管。
「……我站不起來了。」他終於回過身，看著那人低著頭倚著牆坐在地上。

在蹲下身時抬起對方的臉，讓兩人的視線處於同個水平面，他在看到旭禮那仍然紅的發熱的臉時，才明白自己剛剛無聊的煩惱有多荒謬。

「所以你覺得……」他看到了對方頸脖處上自己留下的痕跡。
「你男友我的技術如何？」他帶著有些得意的笑容，伸手拉起了對方接進自己懷裡。

—

「閉嘴啦。」總覺得對方似乎有得寸進尺的跡象，忍不住皺眉抱怨。但想到對方臉上的傷便不敢輕舉妄動，「.....是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但你能不能對沒有經驗的人友善點？至少考慮一下我在昨天晚上之前還是個保有初吻的人吧。」

見到莊逸臣如此有精神的樣子，袁旭禮埋怨完便帶著些許的報復心，收起全身的力氣壓在對方身上。
「你快出發去工作吧，不怕遲到啊？」長期睡眠不足的他開始覺得眼皮沉重，忍不住打了個哈欠，「趁我還有精神的時候趕快走吧.....我陪你去。」

總覺得很久沒有跟人擁抱過了，莊逸臣臉上的溫度似乎比自己還要再來的低一些，下意識蹭了蹭想將溫度傳遞過去。

啊.....蹭了幾下之後好像更想睡了，有種安心感，再蹭一次就好.....

—

「我會對你負責的啊。」他邊說邊輕撫著懷中人的背脊，和那壓在自己身上的實感。

「還有比起陪我，你還不如好好睡一覺.....去房間裡睡一下？」
雖說對方會這麼累，好像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溫暖的熱度在自己身上蹭了蹭，就像隻冬日中取暖的小貓般惹人憐愛，這還叫人怎麼好好去工作？而且他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有點不妙嗎？好不容易才接上理智線，他可無法保證自己能做到第二次。

「那個，旭禮.....」
「你再繼續蹭的話，我大概會忍不住。」

—

「睡覺的話還要卸妝.....回家再睡.....」過於安心的後果就是忍不住脫口說出自己的祕密卻毫不自知，在意識到之前便被後面的話給吸引了注意。

「忍不住什麼.....？」畢竟是個沒有戀愛經驗的人，袁旭禮絲毫沒有聽出對方話裡的真正含意。只是想起自己正站在浴室前，自以為得到了答案，「想去廁所.....？」

「再一下就好，誰叫你蹭起來就很舒服.....」有些耍賴的乾脆把臉換了個方向，貼在對方的脖頸上，「莊逸臣.....你這個人真的很強硬.....我怎麼會喜歡你.....」

「但我昨天想了一整晚.....好像就是喜歡.....」

—

溫熱的呼吸貼在他的頸脖上，耳邊的那句喜歡，瞬間擊碎了他好不容易維持住的理智線。

下一秒，他便將攤在自己身上的旭禮，放倒在柔軟的地毯上。

「旭禮.....」他靠近了身下人的耳邊輕喚對方的名字，在頸側附上新的吻痕。

他那帶著些許厚繭的手掌，鑽進了他的上衣，從腰側開始，滑過下腹，輕輕的摩挲至褲腰邊際，甚至偷偷的往對方的腿後輕捏了幾下。

「我說了我會忍不住的。」

—

「逸、嗯.....」脖子上的觸感讓袁旭禮全身輕顫，在整個人躺到地毯上的瞬間總算是意識到所謂的忍不住是什麼意思。

「啊、等.....一下.....」略微粗糙的掌在身上游移，擦過肌膚的觸感就像是陣陣電流，酥麻的感覺讓他軟了腰，完全沒有預料過的刺激帶出了細微的嬌喘，「.....臣.....你、你還要工作.....」

聲音之後一定要忍住，太丟臉了吧.....而且根本沒有心理準備，也沒力氣動手拒絕他.....
在對我負責之前可以對你的工作負責一下嗎.....？

對於好友這幾年來的改變，又或是不為人知的一面，他在心裡無聲嘆息。

—

「.....反正只要五分鐘的車程就夠了。」
從肩頸開始，順著胸口到腰腹，時而輕啃，時而輕舐，緩慢的在肌膚上留下屬於他的標記，直至被褲腰隔絕才停下動作，有些滿意的看著自己的傑作。

「但旭禮你說要對你友善一點，所以我會乖乖等到你說可以的。」
他一邊說著，一邊將被自己搞的衣衫不整的旭禮小心的整理好，再把對方拉起身放回那還染著些許暗紅污漬的沙發上，有些寵溺的替對方把長髮順好。

「所以好好睡一覺，等我回來？嗯？」

—

「唔.....啊.....」濕熱的氣息噴灑在身上，想躲卻又無處可逃、渾身無力。
明明想忍住聲音，但光是壓低音量就耗盡全力。
他試圖喊出莊逸臣的名字，卻在震動聲帶的瞬間全數變成喘息，絲毫沒有起到阻止的作用。

等到能好好說出名字，已經是他被拉到沙發上的時候了。

「你要自己出門嗎.....？」臉上的潮紅依舊，袁旭禮聽著莊逸臣的話忍不住皺起了眉，「但是現在睡回去我的假期就浪費了.....我為了這兩天假連上六天班還每天只睡四.....沒事。」
意識到自己說溜嘴，袁旭禮有些心虛地別開了臉。

—

「那這樣你還不睡。」伸手戳了下對方的臉頰，「你還真以為我都没看出來啊旭禮？」
但看著那因為自己而仍然紅透的表情和那些微粉飾過的眼下，還是忍不住有些心軟。

「算了，反正只是談個前置而已.....大概就兩三個小時吧。」輕嘆了口氣，看了眼旭禮那略為寬鬆，露出鎖骨的上衣和自己方才所留下的痕跡，從行李箱裡快速挑了件簡單合時的外套，和紙袋裡的那條圍巾一起披到旭禮身上。

「但回來後就好好補眠一下吧，我陪你。」在拿起放置在邊桌的記事本時，順勢輕啄了下那潮紅的臉頰。

—

「好吧.....」他不怎麼排斥跟莊逸臣一起睡，但這就等於要在對方面前卸妝，氣色這麼差的樣子被看見應該要被擔心的吧.....

而且他剛剛說看出什麼東西？
用手輕觸著方才被親的位置，袁旭禮有點摸不著頭緒。

說起來剛剛好像被咬了，不過沒有很用力，應該不至於會有齒痕吧？
本來想去浴室照照鏡子，卻在下一秒被莊逸臣罩上了外套跟圍巾。想著對方或許是趕著出門也就打消念頭，反正看的機會多的是。

總之先出門吧，等對方的工作結束之後再決定要不要自己回家去睡也不遲。

—

簡單乾淨的咖啡桌上擺了幾杯剛送上的熱美式，他讓旭禮坐在自己身旁靠窗的位置上，簡單的寒暄幾句後便安靜的看起案主帶來的企劃書。

「這次的劇本也很不錯呢，導演。」
平時的他其實並不在乎工作時旁邊有沒有人。

「過獎了，小成本製作而已，這次的宣傳劇照也得麻煩你了。」
但今天卻稍微有些被身旁的人給吸走了些許注意力，而在同個句子上重複讀了幾次。

「Neorealism的話.....我覺得要多注意點畫面的故事感.....」
還不巧正是這種需要腦力思考的企劃內容。

「嗯，而且這次我想用Academy Ratio來帶出時代感。」
「但我覺得2.35或是2.76的畫面比或許也是不錯的想法。」桌上的黑咖啡逐漸轉涼，但份量卻不曾減少。

「很不錯，果然找你是對的，再多聊些？」來往的對話直至對方的視線往窗外的吸菸區示意時，才稍微慢了下來。

「當然了，導演。」他掛著禮貌的笑容回應對方，卻在起身離席時悄悄的拉了下旭禮的手才離開。

—

『明明講的都是中文跟英文，卻完全沒有聽懂呢。』

袁旭禮將思緒放空望向窗外，不知不覺想起昨晚的自己。

睡前，他在腦海裡將親吻自己的莊逸臣不斷換成周遭的熟人。
但他只有感覺到滿滿的罪惡感——擅自把妄想加註在朋友身上的罪惡感。

莊逸臣是個觀察敏銳又細心還有著準確直覺的人，他也曾想過自己的事情在他面前或許也隱瞞不了多少。也因為如此，才會試著把一些心事告訴他。或許是因為這樣才漸漸接受了吧？

觀察力敏銳又細心.....
袁旭禮想起了被遮蓋住的黑眼圈，在心中遲疑了幾秒。

『應該不是被看出有遮瑕吧？這個化妝品還是我特地上專櫃找的，幾乎沒有被人發現過，對自己的技術也滿有信心的。』

胡思亂想的過程中手突然感覺到一股拉力，將注意力拉回後才看見莊逸臣跟著導演走到外頭的吸菸區。

莊逸臣的住家跟身上並沒有太多的菸味，昨天一起聚餐的時候也沒見到對方掏菸，因此判斷這可能只是為了交際而抽，沒有染上菸癮。
「真是辛苦他了。」自言自語地開口，這才意識到這一桌除了自己沒有別人，便脫下了身上的圍巾跟外套。

因為擔心自己的衣著太隨便就不敢直接脫掉，這下總算是輕鬆一些了。

—

一支菸的時間，有時候也會讓人覺得有些漫長。

好不容易等到最後那句合作愉快，才將手上未燃盡的菸捻熄。

送走了對方後又在室外稍微待了下，希望能讓身上的味道稍為散去些。
他記得高中畢業以來的每次聚餐，每次見面旭禮總是提醒著他們那夥人多注意身體，儘管他自己老是忙的睡眠不足，還是時常關心大家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想到這他忍不住露出了點笑。

推開門，付了帳後又在櫥窗前選了幾個甜點外帶，回到位子上時才發現原本被自己包的嚴實的旭禮，不知何時已經把圍巾和外套都放置到了一旁，那不久前被他親自印上的痕跡在黑色的髮絲下有些若影若現。

「旭禮……」他把圍巾拿起默默的又把旭禮重新好好包住。
「我們回家吧。」他開始覺得不能隨便放著這個人不管。

他現在只想趕快把他帶回家。

—

「談好了？看你去的有點久……那個導演很難搞？」在等待的時間差點就要靠著椅子睡著，好不容易等到莊逸臣回來卻又重新被對方包好包滿。

其實現在的溫度對袁旭禮來說並不到很冷，至少是還不到會用上圍巾的程度。但看在對方如此擔心自己會著涼的份上他也不好拒絕。

沒辦法，誰叫這個人從高中的時候就一直覺得他冷呢。

「唔……」
迎上莊逸臣的瞬間，即便已經做好會聞到菸味的心理準備，但是竄入鼻腔的菸草味依然讓他忍不住皺起眉頭。

「辛苦你了。」知道莊逸臣不是自願的，袁旭禮最終也只是摸摸那頭柔軟的髮絲給予鼓勵，朝對方伸出手，「牽嗎？」

—

「還好，大概是希望我幫他跟丹丹學長牽個線吧。」
雖然盡量讓自己在戶外散了下煙味，但看著旭禮那皺起的眉頭，果然菸草的味道還是很重吧。

他看著旭禮朝他伸出的手，他曾經在腦海裡想像過這個畫面無數次，卻沒想到會是在此刻真實呈現在自己眼前，稍微有些無奈的笑了下後，與旭禮保持著些許的距離。

「不了，味道還很重不是嗎？」說完便開始催促著對方上車。

寒風讓指尖感到有些寒冷，雖然順利的確認好工作內容，但果然還是覺得有些虧了呢。

—

「是嗎？不過丹丹學長感覺不像是會因為這樣就能簡單牽上線的人。」收回手，一邊說一邊坐上車。

方才，莊逸臣談話的過程中，袁旭禮忍不住看了幾眼對方的側臉。
他從高中的時候就覺得莊逸臣還算是認真的學生，所以對於工作時的認真樣貌並沒有太意外，倒不如說看起來一點都沒變。

就是比以前還要吸引他的目光而已。

「我們逸臣還是這麼認真呢。」笑著調侃了一句，將目光放到窗外，「回去之後還有工作嗎？如果還有工作的話我就回去吧，不然看著一個躺在床上睡的人，你工作會很痛苦喔。」

就像他上班時看到那些睡到自然醒的貼文，就很想蹺班回家睡覺一樣。

—

「那也要看躺在我床上的是誰呢。」聞言，他笑著回應對方，而在接近目的地放慢速度時又悄聲的補上一句。
「畢竟可不是誰都能爬上我的床的。」

帶著人上樓後，他先是將身上染著煙味的衣服，換成乾淨舒適的居家服後，才將手上的腕錶取下，又在浴室洗手台前洗了把臉，才回到旭禮面前，笑著朝對方張開雙手。

「你說等我回來要補償我的是吧？」
雖然其實還有幾項預定事項要做，但他實在捨不得就這麼放他走。

儘管這些年裡走過了世界各地，經過了無數個日夜。
儘管已經到了這個年紀，他其實還是不太喜歡在夜幕低垂時，獨自面對空曠無人的房間。

還真是長不大呢。
偶爾也會忍不住吐槽自己。

—

雖然從剛才的吻就已經有想過對方應該是個有經驗的人，不過直接對著伴侶這樣講是不是有點失禮？

心裡幾乎是瞬間就浮上了這個想法，但袁旭禮嘴角依然勾著笑，跟莊逸臣一同進入屋內。在對方換衣服的期間又忍不住把身上的圍巾跟外套脫下放到沙發上，放鬆的深了個懶腰。

望著沙發上已經乾涸的血漬，想起在浴室裡激烈的吻，還有因為身上沾染菸味不敢接近的樣子，他都快不知道莊逸臣對待他到底是小心翼翼，還是過於放肆了。

浴室門開啟的聲音傳入耳中，換上家居服的莊逸臣站到面前朝他張開手。
「你說等我回來要補償我的是吧？」
看著眼前討抱的人，袁旭禮心中有些寵溺的情緒，但是相比起來，似乎是小小的惡趣味更勝一籌。

「剛剛做那些還不夠補償你嗎？」笑出聲，配合的靠到對方懷裡，將下巴抵在肩上。

「對了，你剛剛在車上說的那些話……」動了動腦袋，把唇瓣湊到莊逸臣的耳邊，「意思是我不是第一個上你床的人？這樣的話我是不是回家比較好呢——」

—

「旭禮你吃醋了？」
輕輕的揉了揉懷中人的後髮，對於對方這句話意外的覺得有些可愛，他沒想過總是沒接收到他話中含意這個人，究竟是多在意自己才能把他的話曲解成這樣。

「我是在說，你是特別的。」
他學著對方的樣子，湊到旭禮耳邊輕聲的回應。
「還是說……你就這麼急著想躺上去？」原先順著對方後髮的手，順著背脊滑至後腰，將對方更加拉近自己的同時吻上了對方的耳邊。

—

「——！」袁旭禮被耳邊的吻嚇得倒抽一口氣，硬是忍住了聲音。
「莊逸臣！」臉上立刻又佈滿了紅，害羞的把抱住自己的人推開，一掌拍在對方臉上，「少在那裡胡說八道！誰想躺你的床了！」
他錯了，他就不該一時興起對這個沒羞恥心的人開玩笑。

「剛剛親的這麼高興，還問我技術怎麼樣，我到底是第幾個『特別』的人啊？」說完，袁旭禮絲毫不管自己現在臉到底有多紅，只是瞇起眼望著眼前的人。

我就看你有沒有那個膽子說。

—

對方彷彿炸毛貓咪的樣子倒是有些新鮮。

被拍了一掌的臉頰有些刺痛，不過卻意外的不會感到生氣，反而有種滿足感？

糟糕，我果然好喜歡這個人。

他輕輕的撫著還有些熱的臉頰笑了出來。

「都說是特別的了，哪還有別人。」毫不畏懼的又一次一把撈起滿臉通紅的旭禮，順勢往肩上一扛，便將整個人像抓小貓似的帶進了自家寢室，放進了整齊乾淨的床單上，還有些故意的蹭了蹭對方的頸窩，輕碰了那不久前被自己印上的痕跡才爬起身。

接著他從一旁的櫃子裡拿出了卸妝紙巾，輕輕的替對方擦拭臉上的粉底。

「怕你吃醋，先告訴你這是我姐上次借住時留下的。」

—

「你居然還一一等、你要幹、哇啊！」

看見莊逸臣就算被自己打了一掌還能笑，袁旭禮的表情有些錯愕，接著對那靠過來的身影感到緊戒。

不過他在阻止之前就被扛上了肩。

「等一下、欸？」對於自己身為一個成年人居然可以這麼輕易就被另一個男人扛起來，袁旭禮臉上寫滿了不敢相信的情緒，直到自己被放上了床。

「你哪來的力氣能把我、唔、什麼……」話都還沒說完，濕涼的紙巾貼上了眼，他立刻意識到對方的目的。

用右手拉開了莊逸臣試圖卸除粉底的手，同時用左手遮擋自己的雙眼。

「……你怎麼會知道……」這時才想起今天對方說過的話，「你早就發現了？什麼時候？怎麼發現的？」

—

「嗯……第一眼的直覺？」其實一開始也只是看著對方時，那一閃而過的違和感，直到旭禮今天不小心脫口而出的『卸妝』兩字，他才確定了那份違和感來自於哪裡。

他收回手上的紙巾，留了一點空間給對方，沒有繼續動作。

「雖然你很在意，不過我是不怎麼在意就是了，畢竟無論如何旭禮你還是旭禮。」他輕輕的拍著對方的頭頂說著。

「而且這也是你努力的證明……當然你不喜歡的話，我也不會強迫你就是了。」說完後他便在對方身旁坐下。

—

沒想到自己這麼努力遮掩的秘密會被看穿，而且還只是因為直覺，袁旭禮心裡有些錯愕。

他自認為他掩飾的很好的，沒有被任何人看透的。

但為什麼這個人卻能第一眼就看出來？

他是看著自己多久了？還是他比自己想像的還要更加敏銳？

長歎一口氣，袁旭禮維持遮掩的動作從床上坐起。

「……喜歡我這種遲鈍的人，你都不嫌辛苦？」

放下手，他拿過了莊逸臣手裡的紙巾。

「我自己來吧，而且這也不能一直瞞著你。」

走進浴室，透過鏡子看著已經卸除掉些許的粉底，猶豫幾秒才把所有的粉底抹去，露出了眼下的黑。接著用冷水洗把臉順道整理髮絲，卻看見了脖子上的痕跡。

他立刻想起了不久前被對方啃咬的事情，緊張地脫去上衣想透過鏡子看看自己身上到底有多精彩。

「……莊逸臣！」看著自己上半身，袁旭禮踏出浴室把自己的上衣直接砸在對方臉上，「你這個人！你可以再誇張一點啊！」

—

本來還趁著旭禮在浴室的時間，坐在床沿滑著手機查看信箱，下一秒就被對方直擊的上衣遮蔽視線。

「被發現啦……」一點悔過的意思都沒有，不如說語氣裡還留了點愉悅感，他放下手機將丟到自己身上的上衣折疊好，抬起頭對上對方的視線時揚起嘴角。

「很好看呢，旭禮。」雖說如果能在那漂亮的鎖骨上再妝點一下就好了，他忍不住在心裡這麼想著。

「比起說辛苦，倒不如說就是這種地方特別可愛。」沒有乖巧順從，更沒有充滿目的性的配合，總是直接的朝自己表達情緒和想法，悄悄的擾亂內心卻又不自覺，怎麼可能不喜歡。

—

「你倒是給我有點羞恥心！」他猛然想起了當年高中作為班長時的崩潰，掩著臉緊緊皺起眉頭嘆氣，「好累……我怎麼從以前到現在都跟不上你的思維……」

好看在哪？可愛又在哪？這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

「要不是你親了我，我真的會以為你跟以前的那些人一樣只是玩遊戲輸了才說喜歡我……」

是啊，說起來高中畢業之後好像確實發生過幾次。不過他對那些同學也說不上熟，就是有時候會分組做報告，大一住宿時會聽他們發發牢騷的程度而已。

而且男生玩起來特別瘋，做出什麼事也不奇怪，所以被告白的時候他也只想著他們都在玩而已。

「……？」等等，還是說他們都是認真的？

—

聽著那段話，他只是簡單的笑了下，從床沿起身攬過那人的腰，在那從剛才就有些在意的鎖骨輕咬上一口，抬起視線看向了對方。

「不過最後是我贏了呢。」語畢，又是有些溺愛的在臉頰上落下一吻。

他走到窗邊拉上窗簾，讓室內保持溫潤舒適的黃光。

平時總是下意識的開上邊桌香氛機，或是播放點輕音樂，讓房內不至於太過於安靜，但今天他只是拉上了窗簾，便回到床邊拉開了整齊的棉被。

「好好休息吧旭禮，我不會吵你的。」

接著他便坐進房間角落的單人沙發裡，輕推了下鼻樑的鏡框後，倚著扶手安靜的滑著手機，把空間留給對方希望旭禮能好好睡一覺。

—

「是不用怕吵到我……我已經習慣在吵雜的地方睡了。」

雖然袁旭禮心裡還有些顧慮，但他確實是累了，甚至差點在外面睡著，也就慢悠悠的躺到床上。

「你不到床上休息嗎？你今天早上還在宿醉吧？我不介意床上多一個人……大概吧。」打了個哈欠，用力眨眨眼睛試圖讓自己清醒，「你在國外這麼多年，就算以朋友角度來說我也很想你……」

想起平時都只能透過手機或電話得知大家的近況，袁旭禮嘴角揚起淡淡的笑，「直到現在……你們也依然是我的動力……只是……比起聲音，還是看到人比較開心……」

眼皮逐漸變得沉重，溫暖的黃光染上了黑，最終陷入熟睡。

—

看著對方窩在自己床上的模樣，聽著那句想你，他將手機銀幕關閉後放至邊桌上。他想起了今早起床時的焦慮，和過去的每一天夜裡有些過於寂靜的不安，和夜深人靜時的每一通電話。

在熄滅房內燈光的同時，點亮了那有些令人熟悉的桌燈，微弱的光線映在房裡，讓他想起了陽光灑在那人的笑容上的畫面，還有夜晚的街燈映著他髮絲的光點，每一個畫面都好想記錄下來。

他取下了有些壓迫鼻樑的鏡框，在鏡片反射著光線的同時，腦海裡閃過了那句攝影師就像追光者的話語。

大概真的……有點像吧？追光者。

他悄悄的從沙發上起身，有些懶散的伸了個懶腰後，鑽進被窩攬過熟睡著的旭禮，他輕輕的撫過那曾閃著微光的髮絲，他想著每一次說完晚安後按下結束通話的失落感，和現在懷裡著實的溫度和溫暖的吐息。

他終於追到了他的光。